



東都事略第三十一

列傳十四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也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為人方重不事苛察舉進士晉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其兄遂清領邦計以為鹽鐵巡官改度支鹽鐵推官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尹以居正為判官漢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王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鞠之具伏以吏抵法弘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仕周為三司推官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使滄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宋興遷戶部侍郎出知許州入為樞密直學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為盜監軍使疑城中釋子為應欲盡殺之

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賊首汪端詰之乃知釋子千數無與謀者咸賴以得免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初置參知政事命居正及名餘慶為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發運使又監脩國史受詔監脩五代史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太原還進位司空薨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也名犯太祖諱遂以字稱父琦晉兵部侍郎五代史有傳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戶曹掾忠武軍推官鄧縣令濮州錄事參軍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為從事太祖歷滑許宋三鎮並在幕府及即位召拜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遷戶部侍郎荆湖平知潭州改襄州

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遂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以執政莅藩自餘慶始也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劔南荆南發運使開寶六年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八贈鎮南軍節度使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介意及處耘被黜同列欲其排之太祖問處耘以實對餘慶執政時會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為辨釋人稱其長者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至道中以弟端為宰相特贈侍中

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為直史館建隆初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為之副八年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為政清簡人用使之秦王廷美為開封尹召拜考功員外郎開封府判

官 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曰 主上櫛風沐雨以中帑伐王當扈從王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 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出知蔡州入知開封縣為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自若人服其量遷大理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禧為開封尹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端坐裨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淳化四年復故官為樞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 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邊嘗獲其母矣至是 太宗欲誅之獨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端謂準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

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 陛下以為如何準曰 陛下以為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楮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陛下今日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而愈堅其叛心爾 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真宗即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初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 太宗崩 太后使繼恩召問
端端知有變鏢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 太后謂曰 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 先帝立 太子正
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 先帝之命更有異議耶乃迎
太子立之 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
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尋罷昌齡貶忠武軍
司馬繼恩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端身體偉大凡加體貌必
見拱揖為納陛升殿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
謚曰正惠端有器量而性寬厚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始
李維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
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之孫誨自有傳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也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

經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以三傳賜第 太祖領宋州節制熙

古為節度判官及 受檀名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遷刑部侍

郎知鳳翔府移秦州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加端明殿學士

開寶五年召拜參知政事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

僕射熙古好學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也名上一字避 太宗舊名去之周

顯德初 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 太祖繼領滑許宋三

鎮皆從焉 太祖受檀授戶部郎中使吳越歸奏便宜事 太

祖嘉之遷給事中為陝西轉運使 王師伐蜀諸將以賄敗倫

歸篋中惟圖書而已擢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荆南劔南發運使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門下侍郎監脩國史 太宗親征太原

以倫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七年盧多遜敗坐與多
遜同列責工部尚書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
中謚曰恭惠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微時娶閩氏無子妾田
氏生子及貴以田氏為正室搢紳非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也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
調新鄉簿復舉進士為校書郎集賢校理仕周累至司封郎中
洪文館直學士出為河南令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
多遜知制誥即告老授少府監致仕多遜舉進士為秘書郎集
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脩撰改左補闕知制誥太祖征太
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開寶六年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初趙普為
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父億不以為然每歎曰

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吾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多遜既執政
億愀然不樂謂人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不知稅駕之
所矣未幾億卒詔多遜起復多遜博涉經史善伺人主意

太祖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
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太宗即位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兵部尚書多遜在相位趙
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初普出鎮河陽上章自懇云外人
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

憲皇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

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密奏臣聞國舊臣為權倖所沮
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懇之事太宗於宮中訪得之

因感悟即留為相多遜益不自安七年有告多遜遣堂吏趙白

告秦王廷美願盡心事大王秦王亦使涓人樊德明報多遜曰
丞相言正會我意普因發其事遂罷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百
官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以為大逆不道當死 太宗貸之追削
官爵并其家流崖州白德明皆坐誅卒于流所年五十二其家
徙于容州又移置荆南 仁宗時追復工部侍郎

臣稱曰 太祖皇帝之於趙普也 君臣相與之際深矣多遜
以其區區之私而擠之普既去位為多遜者亦可已矣而靖譖
之謀復用於 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敗彼豈不知 太宗之
深念舊勳者為如何哉犯五不韙而以代人此君子知息之將
亡也多遜之謂矣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也晉天福中在契丹舉進士登第幽帥
趙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為從事會契丹猾夏延壽至京師其

子贊為河中節度使又鎮晉陽皆辟琪為記室贊鎮廬州為觀

察判官 國初贊改鎮陽延安二鎮皆以琪為從事召拜左補

闕開封府推官 太宗為開封尹禮遇甚厚出知龍州移閩州

召還稍遷至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以都官負外郎知廣州將行

對於便殿 太宗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與三司使王仁贍廷

辨事坐責兵部負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

是不復置也太平興國八年拜右諫議大夫為參知政事是歲

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大政以琪先入乃起遷兵部尚

書未幾與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琪自庶僚一歲中為宰

相其速如此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與宣徽使柴禹錫請

廬多遜舊 太宗惡之遂罷相 太宗耕籍田進吏部尚書

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曰惠安琪有吏能而寡學識好

談諧無大臣體有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時舉進士太宗初領秦寧節度

辟為掌書記及尸開封又辟為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為

忠武崇義二鎮掌書記太宗即位召還復為左補闕出知潭

州擢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遂拜僉書樞密院事僉書始于

此太宗征河東從至鎮州遷給事中樞密副使太宗還京

師遷刑部侍郎未幾拜戶部尚書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

僕射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元懿與薛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熙載有文學立朝無顧避喜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子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喪父朝廷以中立為供奉官十八獻文

改光祿寺丞遷殿中丞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父之除直集賢

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以戶部

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遷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傅致

仕遷少師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文定初中立家產歲

入百萬至死之日不能給喪具仁宗聞而憫之賜以白金三

百兩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善諧謔時人以鄭祭方之頗諳臺閣

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于家客至其門者必延飲非醉不得去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列傳十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也父超仕晉為集賢院學士昉以蔭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為秘書郎直洪文館改右拾遺周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以昉為記室參軍師還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國初遷中書舍人罷為給事中王師平湖湘以昉知衡州陶穀誣奏昉為親屬求東畿令太祖召問張昭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言曰穀罔上太祖疑之乃出昉為彰武行軍司馬召還復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與盧多遜同直立多遜下太祖即日拜昉為直學士立多遜上坐貢士所取失當左遷太常少卿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盧多遜攻趙普之短太祖以問昉昉曰臣書詔之外它無所知太祖默然加工部侍

郎從 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書遷承旨太平興國八年改文
明殿學士遂除參知政事是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
史加中書侍郎 太宗嘗語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 陛
下堯舜之主也何太宗之足云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
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昉
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端拱
初罷為右僕射時契丹犯邊 詔羣臣各上禦戎之策昉引漢唐
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韙之淳化二年復相
四年罷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 太宗御乾
元樓觀燈召昉賜坐於 御榻之側 太宗親酌御尊飲之顧
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
正昉溫和循謹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游之

地多蓄聲妓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而薄張佖 太宗嘗
問多遜所為昉頗為辨釋 太宗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
曰臣不敢誣張洎草昉罷相制深攻其短而張佖時時造其第
或以問佖佖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可
見也佖官至給事中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
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 國家馭邊之術制
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謀盡在吾術中矣今
之言事者不過請 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
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
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要致生靈之垂困興言及此誠可歎

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肯擇將帥夫將帥隨才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全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匈奴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遷知制誥景德二年為翰林學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有李濬者與宗諤齊年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濬字德明冀州人父超為禁卒從

潘美掌刑刀美者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子昭述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昭遣天章閣待制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黜其妻劉氏并弃蒙正劉氏誓不改適及蒙正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龜圖卒有詔起復未幾遷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不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堪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

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事政有未允者固稱不可 太宗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歷官一紀與普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及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為定制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之弟來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之面不過鏡許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淳化中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為相嘗因對論及征伐 太宗曰

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消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苟政事既修則治格安靜蠻夷來歸矣 太宗韙之 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悲宇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既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抗直 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 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

人 太宗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 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與蒙正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咸平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洛中有園亭時會親舊環侍皆子孫間舉壽觴釋然自得 真宗謁 陵寢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當世榮之 真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蒙正容富言一日白蒙正曰言有子甚幼欲令入書院就讀蒙正許之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言之子即弼也蒙

正知人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以臧敗有為紳營解於 太宗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有求不獲今報之爾 太宗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實黜為絳州團練副使 太宗復謂曰張紳果有臧蒙正亦不辨在西京 真宗數遣中貴人將命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減時人重焉龜圖弟龜祥龜祥子蒙亨蒙亨子即夷簡也仁宗朝位宰相自有傳蒙正有子居簡當慶歷中為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介已死竦言於 仁宗曰介不死北走胡矣乃遣中使發介棺以驗居簡謂中使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今檄問之可也中使從其言令結狀保證中使入奏 仁宗察其誣乃得不發時人以居簡

為長者居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也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至行宮問以所言齊賢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遣使九懲姦十詳刑應對明辨略無懼色 太祖賜束帛而遣之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朕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太宗即位齊賢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 太宗征太原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命知忻州明年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 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聚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

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以為我有者益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所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戒之則戒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有投諸死地而為

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精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 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漢偷生之

虜擒之與屈膝在吾術中爾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務行寬大察訴謀多得其情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 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虜騎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眾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聞使為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眾為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拜工部侍郎虜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豫簡廂軍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淳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淳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措紳榮之事有涉干請而辭連參知政事李沆者齊賢獨任其責由此罷相為尚書左丞物論美之俄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飯粥既祥乃飯脫粟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世稱其孝知河南府又知永興軍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 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 真宗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 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之 真宗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真宗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真宗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以 郊祀恩拜門下侍郎因朝會被酒坐失儀免相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遷右僕射判邠州改判永興軍薛居正之子惟吉之婦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有 旨即訊柴氏與安上狀異 真宗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

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
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吏部尚書上疏
言臣在 先朝常憂靈夏終為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為
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
父母舊地別無他心 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
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
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 陛下賜以銀夏土壤 以旌節自此
姦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
州終為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
繼遷須是得一兩處疆大蕃族方與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
所見與臣不同多為沮擾及繼遷為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

子德明乘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與大臣經
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屢請罷土
木之役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
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
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定齊賢姿儀洪碩議論慷慨有致居大
略治獄多全活少時家極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吏為辦其
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
家肅死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 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
列前事以謂 陛下若進擢齊賢則齊賢它日感恩更過於此
太宗天悅遂用為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教子孫皆能有
立四踐兩府九居八坐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齊賢

子宗誨字習之少喜兵家學至於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嘗為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後易右職積官至興州防禦使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言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然嵩少伊瀍天下佳景雖非朝廷所賜皆閒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為名言宗誨之子子憲亦官至祕書監臣稱曰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較蒙正為張紳所汙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嗟乎君子哉非甚盛德蔑以加此三人者俱名宰相又能引年謝事優游林泉以佚其老其處進退之際綽然有餘裕矣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三

列傳十六

張遜博州高唐人也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之兄 太宗在藩

邸得隸帳下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遷文思副使進東上閣門使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改副使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四年坐與寇準不協罷為右領軍衛將軍李順亂于蜀 朝廷發兵水陸進討荆渚當其要害以遜為右驍衛天將軍知江陵府遜至時峽路諸州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奏聞 太宗甚喜以其餘配諸郡遜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也少時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

術必至將相禹錫由是頗讀書事 太宗于晉邸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改翰林副使如京使 太宗以藩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遷宣徽北院使告秦王廷美陰事擢為樞密副使轉南院使罷為左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徙澶鎮二州駐泊俄知潞州徙永興軍復召為宣徽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除鎮寧軍節度使知涇州移貝州徙陝州以子宗慶尚主台歸京師公主就第諠見行舅姑之禮項之復令赴鎮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宗慶字天祐尚 太宗女魯國長公主除左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拜廉州團練使舊制諸公主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筭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 詔罷雜買務所市物 真宗祀汾陰進泉州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 京師望蠲所過稅 真宗曰向

諭卿毋得遣人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耶未幾拜武勝軍節度使徙永清彰德拜同平章事又徙鎮武成知陝州轉運使段少連言其政事庸謬改知潞州又判鄜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久之出判濟州御史中丞賈昌朝亦言宗慶所至皆以無狀罷不可復使治郡遂留不遣卒時年六十三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宗慶性貪鄙積財鉅萬而自奉甚儉歷官多過失云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也以刀筆事 太宗于晉邸 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兩浙錢淑以國歸覲追鎔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與楊守一等告秦王廷美事遂遷六宅使掌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出為梓遂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代還知滄州鎔守鄉郡人以為榮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鈐轄又知廬州踰年召為樞密承旨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張禹

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以壽
州觀察使罷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使鎔少涉獵文史善
書翰 太宗甚眷寵之本名容 太宗改之為鎔取陶鎔之義
云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也唐末徙家宋鄭之間初為晉邸
消人 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翰林副使初名守素 太
宗為更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等同告秦王陰謀事擢為東上閣
門使樞密都承旨改判四方館事轉客省使端拱元年除宣徽
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守一質直勤謹無
它材能徒以幸會致位通顯云

弭德超滄州青池人也嘗給事晉邸 太宗即位補供奉官遷
酒坊使杭州鎮州都監先是 太宗念緣邊征戍者勞苦月賜

士卒白金軍中詔之月頭銀德超乃誣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
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
餒死矣又巧誣以它事 太宗疑之彬不自辨遂罷以王顯為
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樞密副使德超怒顯居其上詬
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
頭我度 上無執守為汝輩眩惑顯以聞 太宗命御史鞠之
德超具伏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未幾死于流所
臣稱曰甚矣讒言之為害也以秦王同氣之親而禹錫等發其
私使兄弟之隙可乘曹彬有定亂之勲亦為德超所誣致君臣
之間見疑被譖人者亦已太甚可不畏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四

列傳十七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為盜晉天福中詣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為密州刺史高平之戰周世宗既戮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為將以為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建隆初加鄭州防禦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懸軍深入虜獲甚衆一夕至京土原劉承鈞遣兵追躡之罕儒方據胡床饗士錦袍衷甲遂直犯賊鋒為并人所殺河東久畏其勇敢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土原之不用命者罕儒從孫嗣嗣少應募為控鶴卒王師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捷洛陽砦嗣請行斬五十餘級河東將楊業退保城嗣與衆進焚南門

奪其羊馬城賊夜薄砦繼選五百人嗣為其冠及旦斬馘殆盡
及太宗親征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股貫雙箭又中手礮折
二齒太宗亟召賜以袍帶嘗從崔翰征幽州又從田重進討
賊于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砦重進問計於嗣嗣曰
今所領不過五百人彼衆踰二萬計請間道求救於它將得數
百人即依山布隊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趨契丹
契丹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前後
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嘗自伐也積官至虢州防禦
使臨死垂涕謂其子曰累世為將者其後不昌汝輩益修謹乃
免於患遂卒

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也父疇仕蜀為靖南軍使疇卒光
實繼莅其職蜀以光實為永平軍節度使太祖命王全斌等

平蜀既而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忠者率衆數千星夜掩至環
光實所居鼓譟而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
敢近光實舉家三百口皆見殺又發其父墓光實詣全斌白其
事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
攻取之意全斌壯其勇遂令將兵果克其城獲樂忠而甘心焉
全斌以光實為黎雅州都巡檢使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召還
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以為黎州刺史遷唐州團練使
太宗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令調軍食河東平為汾遼石沁
州巡檢改汝州團練使王師北伐與潘美出鴈門光實為前
鋒遇虜寇迎擊敗之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為銀夏等州都
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部為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
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

幾擒矣乃使人給光實曰我數奔北公許我降乎光實信之繼
遷設伏光實以數百騎赴之至葭蘆川繼遷舉手揮鞭而伏兵
起光實遂見殺時年五十五從子克明

克明字堯卿父光遠為夷賊所害克明尚幼有妾匿之葦薄中
得免既長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既沒克明時為牙內虞候從行
祕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
實尸還葬京師先是蜀人禁不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趣道而
歸李順反求克明欲用之乃携母遁山谷間及賊陷雅州克明
集潰兵七千人又募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
七砦於嘉眉邛州界分兵邀擊賊因復雅州擢西頭供奉官監
兵黎州以餘賊未平徙邛州駐泊巡檢峽路潰兵鄧紹等攻雅
州克明又討平之蠻寇邕州以供備庫使知邕州乃遣書三十

六遺溪洞酋長諭以朝廷恩信悉來赴承天節宴并遺以
篋衣咸感泣而去獨洪洞恃險不至克明領兵攻之斬其首領
既而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蠻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
舟為虛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洞兵趣象州賊遂南去巡撫
使曹利用召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
專其功克明耻自言徙江淮兩浙捉賊使獲賊必釋其罪予以
私錢使反捕索其黨所獲三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上其事賜
錢四十萬領平川刺史知辰州會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為宜容
等十州巡檢使乃領兵深入蠻多伏弩窮谷間而磴道險絕克
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大木絕歸路且行且戰踰月至撫
水州知州蒙承貴出降克明謂曰爾三十餘年為邊患止謂官
軍不能至爾今天子好生不欲絕爾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

命歃血為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內徙者七百餘口散之荆湖間奏改撫水州曰安化州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洞司而兼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土軍並為忠敢嶺外居人結茅為屋雖嚴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以水入城夾道分流以為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為瓦舍自是其患遂罕代還知滁州又知鼎州會交趾李公蘊寇邕州改文思使知邕州時克明老矣或勸以不宜南去克明曰天子不以吾衰老委之邊事安可止即至則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公蘊上章謝罪遷西上閣門使復知鼎州卒年七十二

楊業并州太原人也父信任劉氏為麟州刺史業少任俠善射好田獵謂其徒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為保衛指揮使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

向克捷國人號為楊無敵

太宗征太原業扞城之東南面據

城苦戰及繼元降

太宗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以

招之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

太宗得之大喜以為左

領軍衛大將軍師還除鄭州防禦使

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命

知代州虜寇鴈門領數百騎擊之虜衆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

使王師北征以潘美將雲應路行營之師命業副之以蔚州

刺史王侁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拔雲應寰朔四州時曹

彬敗於岐溝

詔美護四州民內徙既而虜復破寰州業謂侁

等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等將先出衆我師次應州

賊必悉衆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彊弩千人於谷口

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萬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業赴

敵業曰此必敗之道也侁曰公素號無敵見敵逗撓豈有它志

乎業曰非愛死也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爾即自石朱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太原一降將 天子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虜不擊欲圖報萬一也諸君責業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曰公於此張步兵彊弩以援使業轉戰至此失援則無遺類也美與旆陣於谷口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羅臺望見虜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行二十里聞業敗帥兵却走業力戰至暮望谷口無人拊膺大慟帳下兵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為虜所獲乃太息曰業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血不食三日而死陣之將陷也麾下猶百餘人業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報 天子無與我俱死眾皆流涕不去遂俱死無一生還者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貴從業為虜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數人遂死業勇而有謀與下同甘

苦寒未嘗獨設炭為政簡易郡民愛之天下聞其死皆為之憤歎 太宗尤痛惜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潘美削官三資旆文裕竝除名旣周樞密使朴之子也子延昭

延昭下一字犯 聖祖名改為延昭用業蔭補供奉官業之死

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虜攻之甚急眾心危懼延昭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近虜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復寇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擊之且戰且止及伏發虜眾敗績獲其名王函首以獻進團練使景德初胡馬南寇延昭領兵虜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脩好乃止官至英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七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訥謀皆決於小校真宗知而不責也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沉嘿寡言

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奉賜均遺士卒奉已簡易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為之用威振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人畏之呼為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殯泣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也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沒父再遇從 太祖征李筠又以兵死於太行山下鄉民立廟祀之保裔在周以戰功為東班押班再遇死 太祖以保裔代其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以方面領軍職遷登州刺史端拱初為淄州團練使知代州移深州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從屯滄州移帥鎮州咸平初除彰國軍節度使帥高陽關契丹入寇傳潛擁兵不戰諸將與契丹戰於河間援不至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

遲明契丹圍之三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救兵不至遂歿焉 真宗震悼久之贈侍中保裔有母年八十四封陳國太夫人遣內司賓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其妻已亡亦追封夫人保裔謹厚好禮軍政嚴整喜賓客延儒士善騎射弋飛走無遺鏃嘗以三十五矢引滿射筈鏑相繼而墜人伏其妙前後戰身被七十創又為礮傷鼻毀臂未嘗自言所賜金帛分與士卒宴勞軍伍嘗貸錢數千萬既沒親吏鬻物以償 真宗知之而厚賜焉子繼英

繼英字仲雄以父任為供奉官保裔戰沒特授六宅使順州刺史累遷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渭州遷殿前都虞候桂州觀察使繼英謂戎人雖內附而終蓄姦謀乃大索其所反覆者

蕩除之於是威震西鄙改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曹利用貶繼英以媼家亦降為右羽林大將軍分司久之復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繼英嚴於馭軍而厚於撫宗族故其卒也家無餘財

東都事略卷之三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五

列傳十八

李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幼溫厚寡言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觀李生材器他日必為卿相昭素以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即位博求文學之士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 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太祖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徙陝州坐輸田租於西京失期免官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為太子中允尋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操履為 太祖所知 太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 朝廷繁富兵甲精銳恐不易當爾 太祖聞其言以

為要切 太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外郎 太宗惜其才尋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癯憐之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 太宗為之動容命復故官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墮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 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謝非穆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謚曰文恭穆子行簡以父任為將作監丞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 真宗聞其賢行即其家拜太子中允致仕後遷太常丞而卒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也唐相眈四世孫黃中年六歲中神童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直史館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通判定州入為禮官嶺南平為採訪使江南平知宣州

太宗即位知昇州一日黃中按行府庫見局鑄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 太宗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兼掌吏選品藻精當揀拔寒俊號為無私淳化二年除給事中參知政事 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黃口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之名士皆出其門談論娓娓聽者忘倦特常憂畏而執政循嘿時論少之四年罷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

乞留京師改知澶州 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
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易簡前謝曰 陛下以孝治
天下將及人親臣何人敢膺榮遇拜禮部侍郎祕書監平年五
十六而母果無恙贈禮部尚書 太宗因念翰林無良鑿 詔
天下并大臣各薦能鑿者其為 太宗追惜如此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也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少好
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入為右拾遺
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

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 太宗曰此永為翰
林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太宗又
草書宋玉大言賦賜易簡易簡因擬賦以獻其詞曰 皇帝以
白龍賤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 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

琦博達不可備詳 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
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 陛下同時 帝曰噫何代無

人耶卿為朕 之臣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
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饗 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

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
為石礪也飛雲涌霞騰燔燎也剗鵬鰲代牲魚也迅雷三發
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
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圜益穴兮方輿
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 太宗覽而嘉之一日

易簡當禁直以水試歌器 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歌器耶易簡
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
下持盈守成念終始固萬世之基業則天下幸甚遷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趙昌言共事多不協昌言出使劔南中道而罷受
詔知鳳翔踰年易簡亦罷為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
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之執政也 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
中賜寶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
訓以詩書 太宗歎曰益母也賜白金千兩易簡性嗜酒 太
宗嘗以詩戒之在翰林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
死 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
舜欽有傳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也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搏一見以為有
仙風道骨舉進士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
鞠于有司獄吏嘗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
女奴棄之水中遂失其尸而誣以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

訪求女奴得之乃引以示女奴之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
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且 朝廷以此為若水
功當置獄吏者於何地太守歎服 太宗聞之遂召用擢祕書
丞直史館半歲中超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以親年高求解機
政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脩 太宗實錄初 太宗崩有馴犬號
呼不食遣送 陵所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
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
不列監脩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以為言衆
不能折又重脩 太祖實錄從 真宗幸大名上書曰臣聞用
兵以伐謀為上御將以用法為先比者傅潛為帥擁十萬之衆
閉關縱寇坐看醜虜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輩

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願 陛下誅敗將
以徇衆擢有功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
羣胡昔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
陳晏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
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效也欲
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 太祖昇董遵誨以通遠軍
郭進以邢州李漢超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
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
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闔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
能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間授睿謀戒
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為外患已試之
效今皆可行不數年間可以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北虜

未賓服內出 手詔詢若水禦備翦滅之術若水上言曰臣讀
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王父偃徐
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
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
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
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御戎無上策臣竊笑之
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
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
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
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
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 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
以為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

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為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眾則不能用眾無以制則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閭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積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云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

借如此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真宗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謚曰宣靖若水風流儒雅有文學善談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以誠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真宗念若水母老數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云臣稱曰孔子論孝備矣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惟能孝於親然後可移忠於君四子之母其賢有擇鄰之風而其子幼被慈訓卒能有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五

東都事略卷之三十六
列傳十九

郭贄字仲儀開封人也應進士為開封首薦太宗任京尹得

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贄著作佐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

拜中書舍人太平興國七年拜參知政事曹彬為弭德超所譖

贄為辨其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嘗奏事對太宗言曰臣受

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贄曰雖然猶勝姦

邪也八年早朝被酒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加左諫議大夫

入為鹽鐵使出知澶州坐河決免真宗即位拜刑部侍郎知

天雄軍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知河南府遷

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

謚曰文懿贄長者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晚節

頗以治生為物論所惜云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也初為內臣李知審養子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加右補闕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中加給事中時太宗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為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用之之理必貴萬全隳邊庾不充則宜養威蓄銳夫京師天下本 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輶示敵人以閒暇尉億兆之瞻仰此策之上者也以目疾免授禮部侍郎遷吏部為祕書監 真宗為皇太子以至李沆並為賓客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 真宗問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且繼遷腥膻醜類騷動邊鄙然臍不足以弭其惡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兆人蓋所損者

小所益者大 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慙介意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 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其後靈武卒不能守除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 太宗征太原見於行在拜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為京西轉運副使知懷州擢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端拱元年加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視士大夫猶吏卒惟以甘言悅人而進退皆非物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頗不協及齊賢參知政事沔不自安因王禹偁上言請中書本聽不得接見賓客許於政事堂同見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必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 太宗即追還前

詔沔因此罷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也初從郭崇辟掌書記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授鄆齊二州觀察判官入拜右補闕知光州移彭州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 太祖問趙普羣臣文武兼資者普以仲甫對即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為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政尚寬簡蜀人安其治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仲甫居大位自守而已出知陳州遷戶部尚書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康節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歷左拾遺為峽路轉運副使加左補闕徙知遂州以勤幹聞歸朝為主客郎中遷樞密直學士雍熙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書論兵事乃用昌言為樞密副使改宏御史中丞端拱初復拜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知開封府出知潞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右僕射

臣稱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遷直史館荆湖轉運副使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出知天雄

軍台拜御史中丞遂代張宏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陳象輿為鹽鐵副使與昌言善又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日夕會于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云有翟穎者險誕之士也素與旦親狎旦為作大言性誕之辭使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力舉數十人皆公輔之器令昌言內為之助陳王尹開封以其事聞趙普深嫉之捕馬周繫獄鞠之得實馬周流海島昌言貶崇信行軍司馬起知蔡州復知天雄軍初豪家有侍藹芟者時誘姦人穴隄昌言知之一日堤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絕其弊淳化四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京師大水請出廩馬外牧或云以馬備胡不可闕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其言李順亂于蜀命王

繼恩討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軍士無鬪志由是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甚喜遣昌言督繼恩戰自繼恩以下竝受節度既行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以昌言知鳳翔府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仍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遷兵部侍郎知陝州移知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坐鞠獄失實貶安遠行軍司馬移武勝拜刑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知河陽歷天雄軍徙鎮州遷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昌言喜推獎後進常薦李沆以為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擯斥不少抑惟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也少為小吏折節讀書王明知洪州見而歎曰奇士也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召入為三司判官與判三司王仁贍廷爭事仁贍坐貶秩擢恕度支員外郎以工部郎中知大名府復除戶部副使知澶州驛召為河北營田制置使密奏曰戍卒皆墮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既詔罷營田止葺堡壁而已知代州入為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祖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嘗言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以太宗意語之知古辨于上前坐泄禁中語罷知江陵府復召為工部侍郎總計使又為鹽鐵使恕屢司金穀為經久之制於是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甚有稱職之譽常言出入之任所當謹者起知定例人以為當然亦頗傷苛碎也

真宗即位拜吏部侍郎真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而不進真宗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審官院知貢舉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又舉行貢舉非其人條被譴者咸怨憤然是舉以王曾為舉首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居喪絕葷茹哀毀過禮以故得疾不任治劇遷尚書左丞知開封府復以病求館殿之職乃以為集賢院學士卒年五十九子執中自有傳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吉州遷右正言直史館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以右諫議大夫為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移鳳翔徙興元江陵復召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禮部尚書罷明

年出知河陽代還知開封府為御史中丞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進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諡曰恭肅仲舒有應務才與寇準同進人謂之溫寇呂蒙正為相嘗援進仲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士君子非之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也陳洪進以為工曹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辟為推官八年舉進士遷保信武勝二鎮判官移泰寧軍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趙普留守西京辟昌言為通判府事悉以委之普薨昌言感普知己為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召歸遂拜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太宗既寵用昌言或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師光祿寺丞何亮果州南充人也遊宮十餘年以蜀人不得歸覲省遂訴于轉運使盧之翰之翰

以聞太宗驚歎又秘書丞陳靖亦泉州人也隨洪進歸闕留母妻在別墅聞太宗令昌言迎侍靖遽告歸其母戀鄉里愛他子不肯隨靖但迎妻子而已太宗訝之因下詔告諭文武官父母在遠地並令迎侍就養昌言遂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徙知荆南府遷工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列傳二十

張洎滁州全椒人也江南李景開貢舉登進士第為上元尉擢
監察御史景從豫章留洎掌李煜記室李煜龍衣位擢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洎舊字師黯煜令字偕仁
王師圍金陵與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煜勿降又云苟有不利
當先死社稷及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
報也洎歸朝 太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彈詔召江
上救兵洎對曰實臣所為也天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爾詞色
不動 太祖釋之授太子中允以其有文選直舍人院出知相
州簡慢不治為轉運使田錫所劾 太宗以其儒生不責以吏
事也契丹入寇洎數上疏陳邊事會錢徽薨謚曰忠懿洎時判

考功覆狀有居亢無悔之語虞部郎中張佖奏駁之以為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者洎曰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機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體為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恪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今考功狀止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本無亢龍無悔之語 太宗然之未幾為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益王元傑授楊潤大都督府長史洎言唐以楊益路幽荆為大都督府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其大都督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遙領別命大臣領郡除長史副大使節度事今

益王正大都督之任復為長史乃是自為上佐也呂蒙正以為襄王越王皆領長史矣 太宗曰此誠誤也俟別除授并正之

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為參知政事初 太宗欲進用洎頗知其在江南讒毀

善良潘佑之死與有力焉心疑之待詔尹熙古江東人也與洎相善因對以為煜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由是遂擢用至道二

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寇靈州 太宗語宰相

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以所見上其策端等言曰臣等各述

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義洎越次奏曰端備位輔弼乃緘默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不過揣摩 陛下意耳必無骨鯁之

言 太宗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朱崖事願棄靈武以

省關西餽運 太宗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 太宗意

太宗不悅謂之曰卿所陳朕所不曉洎退太宗謂向敏中曰張洎誠揣摩之士也呂端之言不妄矣始洎論事寇準準力推挽之遂參大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辯由是罷政未幾洎以疾罷為刑部侍郎尋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洎美風儀有文采而性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而怒其所與之薄煜子仲瑀死亦不弔太宗有所著述必為文解釋其旨以取悅洎孫瓌有長者譽仁宗時知制誥嘗草故相劉沆贈官制有詆毀之詞為其子所訟貶黃州其後英宗謂瓌在

先朝有定儲嗣之言遷翰林侍讀學士以卒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拜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出知徐州為淮南轉運使知廣

州州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持召還擢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真宗即位加

戶部侍郎坐與王繼恩交結貶忠武行軍司馬起為殿中少監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知嵐州宰相趙普以為驟用人非有益于治也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郎遷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宗問以邊

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也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化基慕范滂之為人乃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其二謹公舉其三懲貪吏其四省冗員其五擇遠官太宗嘉之知樞密院柴禹錫有奴

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以此中禹錫 太宗怒引因訊其事化基為辨其誣 太宗感悟以化基為長者出知杭州遷禮部侍郎至道三年召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又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惠獻子舉正舉元為天章閣待制舉正字伯中幼者學厚重寡言化基器愛之補校書郎復舉進士知伊闕任城二縣召為館閣校勘累擢知制誥宰相陳堯佐舉正婦翁也遂換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康定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以為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會御史臺舉其友壻李徽之為御史舉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內不能制其悍妻不可以謀國事慶歷三年罷為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許州徙知

應天府拜御史中丞張堯佐授宣徽節度群牧景靈四使舉正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而領四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 仁宗遣中使諭止之尋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半年堯佐復除宣徽使舉正 上疏論之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得因請解言職遂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侍讀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曰安簡

李惟清字直臣齊州下邑人也開寶中以三史解褐為涪陵尉太平興國七年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遷轉運使徙京西入為度支判官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歷度支副使戶部鹽鐵使累官給事中為吏以彊幹稱淮南權貨務賣岳州茶斤為錢百五十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遷衛尉少卿出知廣州召還

復拜給事中至道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惟清俗吏在西府無人望遂罷為御史中丞惟清怫鬱乃肆情彈擊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左補闕直史館知洪州改起居郎 真宗在藩邸為翊善尹開封為推官 東宮建為太子中舍及即位以給事中拜樞密副使咸平九年罷為戶部侍郎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

太宗崇尚儒術嘗命著作佐郎呂文仲侍讀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 真宗奉承 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嶠慕道以養生為務喜誦老莊書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卒年七十二贈兵

部尚書畢士安為相歎曰若夏侯君在者此位吾豈得而據也

楊礪字汝礪京兆雋人也舉進士甲科 真宗為襄王以礪為

記室始礪應舉時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俄陞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示礪曰此來和天尊汝異日事之礪再拜而退及為記室謁

襄王還謂妻子曰今日見 襄王正昔日夢中所見也 真宗

為開封尹以礪為推官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東宮建兼

右諭德 真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咸平元年除工部侍郎

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 真宗哀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臨其喪礪所居在隘巷中 乘輿不

能進 真宗因降輦步至其第嗟閔久之贈兵部尚書礪為文

無師法詔誥近怪見者哂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也父温故終右補闕季父温舒終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拜著作郎直史館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以累左降均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召入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從 真宗幸澶淵以疾卒于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 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深藏之又善引重後進云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